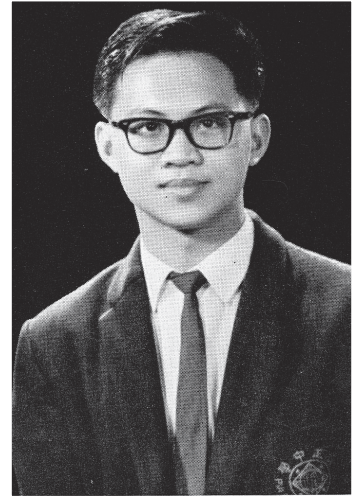


真社翁達生同學的傳奇

63 真社梁崇榆



翁達生，1963年高中畢業同學錄是這樣寫的：「西施，乃一虔誠天主教徒，謙恭有禮，口才流利，尤擅交際，且善作狀，但勤勉好學，不耻下問。於中、英兩科造詣尤深，且長於書法，歷任班中文書。傳云其志為神甫，傳揚大喜信息。若屬實情，誠為可賀。」若記憶沒錯，這是翁的好友韋尚中同學執筆寫的。五十年過去，翁的謙恭有禮，始終沒變！我們中學畢業的那一年，正好是香港中文大學成立，翁便留在香港，就讀於中文大學新亞書院，始初入讀的是英文系，後轉歷史系畢業。

翁為越南華僑，家世本甚顯赫，惜生逢亂世。為避亂，早歲被送返香港，投靠姐家，就讀並寄宿於培正小學、中學。假日一些同學曾隨他回到其姐夫在大埔道的家中玩耍，翁每每請姐夫家的媽姐做越南小食招待同學。那時我們才知道他的姐夫是城中名人，也是大慈善家，曾擔任東華三院總理及主席。

大學畢業後翁投身教育工作，初始在小學任教，後轉任職於屯門東華三院邱子田中學，九七年提早退休。取回公積金後，轉投路德會呂祥光中學任教直至六十歲退休。翁孜孜不倦，以育人為業。教學期間，經常參加教師團體所辦之旅行團，遊踪遍及大江南北，名都古城，絲綢之路。退休前曾參加教師團遊歷西藏拉薩，全團人均不耐高原氣候，有嚴重的高山反應；獨翁一人談笑自若，不受高山氣候影響，誠為奇蹟。

翁平素生活簡樸，自奉儉約，熱愛書畫藝術，課餘師事多位名師，習畫學字，經常參加師生聯展，展出其佳作。任教中學期間，在校內亦受校方器重，舉凡學校的通告、文書悉出其手書！由於所任教之兩校均坐落於屯門，翁遂購居所於元朗。因其熱愛購書，舉凡古籍畫冊，名家翰墨，每有所見所愛，便不惜千金購藏，遂使其一屋皆書。

翁的教學生涯平淡，無甚壯闊波瀾，加入教協、教聯，只為購物、旅遊。翁既不參加遊行，亦不反建制，誠為安分守己之一等良民。內地改革開放之初，大量商品房樓盤廉價在港公開發售，翁亦適時購入東莞常平隱然山莊某屋苑一單位，作渡假及退休隱居之用。踏入二十一世紀，翁退休，往來於元朗及東莞常平兩地。後因元朗居所曾遭人人屋偷竊，故較長時間居於常平。居常平期間，平素常到隱然山莊劇場觀看雜耍表演。因翁大學讀歷史系，習古史，因而興起研究雜耍之歷史發展，預備撰寫論文！為蒐集資料，經常與演出者訪談、閒聊，結識其中一位年輕表演者小盧，故生活亦頗多樂趣。其後，因舊居已漸殘破，遂另購新居於另一屋苑，舊居給予小盧居住。又，小盧助其將元朗居所的所有藏書都搬至常平！

因經常來往中、港兩地，曾於大清早乘「白牌」往火車站，一次竟錯乘賊車，遭搶劫，賊人撲穿了翁的頭，粗暴地把他推下車，幸好傷勢並不太重，可以自行回家！此後再也不敢太早出門了。翁每年總會有兩三次回到香港約一些大學或中學同學聚聚，也好讓同學們放心。退休後，他連元朗居所的固網電話也取消了，又沒有手提電話，因此我們只有被動地等待他的主動約會，幸好同是真社望班的李永如同學，也買了常平同一屋苑的單位。永如對翁愛護有加，每次回到常平，例必見見翁，經常和他一起吃飯，我們有甚麼訊息也都是由永如通知他的。可惜永如於2010年初，入瑪麗醫院進行了搭橋手術，因病情反覆，住院一段頗長的時間始得康復，此後亦不便長途跋涉，減少了到常平，和翁的見面亦少了！後來，翁給了我小盧的電話，囑咐我若有要事，可以通過小盧聯絡他。

2010年以後翁的行為亦已有點異常，可惜我的警覺性低，未能及早發現，這原來是早期老人痴呆症的徵兆！第一次，翁的同班好友韋尚中由澳洲黃金海岸回港，我約翁來港一聚，約好上午十一時，在我經常和他飲茶的老地方見面。但那天我和尚中一直等他的出現，十時三十分直到下午二時仍未見他出現，於是撥電話給小盧，原來他已回到深圳。在電話中，他對我說，他曾到過酒樓，但卻沒有登樓，只在樓下請職員傳呼我們兩人。我到接待處，向職員查詢，職員說並無其事！第二次，發生在2011年6月，我接到他在內地打來電話，約我6月27日上午11時在九龍教協會所等他，然後一起到倫敦酒樓飲茶。同樣，一直等到下午二時，仍未見他出現，那時我真的有點恐慌，怕他有甚麼意外，再三致電聯絡小盧，終於在下午三時才聯絡到他，也是得到同樣的回答：「我叫教協的職員，打你的手機，得不到你的回應，所以我便走了！」我詢問教協職員，也是並無其事。若當時我能及時警覺，立即到常平，帶他回港看醫生，實在有可能得到及時的治療，延緩他病情的發展，也未可料！這一天沒等著他，我就只和永如兄、嫂飲茶了。

2011年8月的某一天傍晚，突然接到屯門醫院打來的電話，問我是否認識一個叫翁達生的老人家，他現正在屯門醫院留醫，是警察在天水圍街上，發現他神智不清，遂將他送來醫院的。因為無法聯絡到他的親人，在他手提袋中，找到的一些姓名和電話號碼，所以試著打來。當晚小盧亦打來電話，第二天清早我到屯門醫院看他，8月24日約了小盧，請他由常平翁的家帶些衣物到醫院給他，也通知了一些大學同學和他任教中學的同事來看他，並希望從學校的紀錄中，取得翁親屬的資料，以便聯絡他的家人。可惜兩所學校的個人紀錄中，他都沒有留下親屬的任何資料！而他早年曾任教的小學，亦於多年前因收生不足而被殺校了。永如雖在康復中，仍然和我一起到屯門醫院看望翁，並通知了何約翰同學。在醫院，翁與 John 通了電話。後來我也曾與何約翰、邱和平等同學先後到醫院看過翁。

翁入院以後，情況一天一天惡化，腦退化得非常嚴重而迅速，除了較熟識的一兩個人外，基本上已無法辨識見其他的人了。醫院的醫務社工和我詳談，找精神科醫生作進一步診斷，測試翁是否有能力處理其個人事務。何約翰同學因與翁同在培小寄宿，對翁十分關心，因此亦即時介入其事。當時有一位滙豐銀行的女職員探他，翁曾告訴過我，那人是他的理財經理。醫院的醫務社工來電給我，說有位小姐欲接翁出院，願意照顧他，問我的意見。即時把我嚇了一跳，醫生報告說翁已不能理財，而這位小姐卻說要接他回家，那是十分不妥當的事。於是社工和我商量後，建議由醫院社工主任去信各大銀行，即時凍結翁達生（據其身分證號碼）名下的戶口、保險箱、財產，非經法庭覈准，不得作任何提取、調動或出售。此後，翁便一直留在屯門醫院接受治療。為了刺激翁的思維，每逢真社有聚會，何約翰同學都會派車接他出來與同學見面。在屯門醫院期間，他曾多次到又一邨花園會所參加真社同學的聚會，並拍有照片。

住院初期，我為了喚回他的記憶，我帶了一本《真社 25 周年銀禧加冕同學錄》給他，放在醫院病床旁的抽屜。一次他看後，隨手把同學錄放置於病床前的枱上，他的主診醫生巡房，和翁談話時並順手翻看，竟很巧地翻到楊殿雄同學的那一頁，照片上殿雄同學與小小個子的瀚章（殿雄同學的兒子），深情依偎地合照，醫生覺得瀚章與其好友，亦曾是屯門醫院同事的楊瀚章醫生同姓同名，而樣貌亦極相似，因為好奇，於是致電瀚章查詢。瀚章亦即致電給已移居上海的父親，因而得知翁竟是他父親的同學！亦因此，翁在醫院得到醫護更悉心的照顧。翁在屯門醫院住了差不多八個月，平日寫字畫畫，大病房的各處，都貼著他的字畫作品。在醫院，他無疑已得到很好很好的護理，但他的腦退化症卻沒有因醫治而得以延緩。終於醫院通知我們，他需要出院了。幸好約翰找到其好友陳飛龍，飛龍是培正 1964 年級協社同學，在紅磡經營寶力護老院。蒙他即時批覆，可以接受翁即時入住，解決了翁出院無處可居住的窘境。John 替翁辦理出院及入住寶力的所有手續，將翁安置於寶力護老院中。2012年5月8日，我與 John 到寶力護老院，接他出來飲下午茶，之後送他回去。就在這一天的傍晚，接到寶力院長來電，說下午三時多翁私自出走，已報警處理。晚上警方來電，通知我已找回翁了。原來翁乘我們離開後，私自偷走。離開護老院後，流蕩到高山劇場附近，流連街頭。劇場保安員覺得可疑，便將把他送往紅磡差館。晚上十時，警察叔叔將他帶回寶力護老院，出走風波喜劇告終！

此後，約翰用了不少心力，數月後就將翁安排到現今所入住的護老院。顧用了一位菲籍女傭，每天到護老院照顧他。現在的翁達生，每天在護老院寫字、畫畫，有時還玩玩他的秦琴。只是他認人及往事的記憶，卻是愈來愈差，對個人生活漸難自理！但他卻生活在個人的幸福之中，一切人世間的煩惱都已隨風而逝！他擁有在常平的兩個物業，舊居於其來港出事前，已轉名贈予小盧。新的居所，在其出事不久，我們三人（何約翰、廖約克和我）曾前往查看，並同意設法轉售。及後，由約翰陪同翁親往常平，將之處理妥當，並將藏書全部送贈給常平的鎮政府圖書館。

何約翰同學積極介入協助下，我們委託律師向法院申請辦理各項相關的手續，終於取得法庭批准，由何約翰、廖約克和我組成三人小組，共同管理翁的財產。我們在律師的陪同下，三人同時一起，奔走於其所開戶之銀行，辦理各種手續。點算、清理並由律師登記了他的財產清單，呈報法庭。而他一切用度，都需取得法律的許可才可使用。我們在他的銀行保險箱內，除了點算了他的財物外，還意外地找到一張地契，翁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曾購入一幅在新界粉嶺的農地。他幾年前曾告訴我早已給人逆權侵佔了，但經 John 聘請捷利行測量師有限公司派員找到原址，是約七千餘方呎的荒廢農地，拍了照片，且並沒有給人逆權侵佔。廖兄約了我一起去按圖索驥，但找了一個早上，也無所獲。最後，我約了兩位長居於新界的新亞學友和廖兄一起，終於尋獲該農地。廖兄說我們真社的同學如有興趣，可以在此地復耕，設立「真社農莊」，嘗試有機種植，作渡假之用！

現在我們正替翁訂立遺囑，待他百年歸老之後，將他的遺產分為三份，分別送給香港培正中、小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。給香港培正中學及小學的兩份，設立「1963年級真社翁達生傑出教學獎勵基金」，獎勵教學出色的老師。遺囑正等候法庭審批，一經批覆，我們即通知有關機構。

11月15日翁出席了這一次金禧慶典，在同學的關懷和攙扶下登上禮台，接受劉彩恩老師掛上紀念牌。11月16日，同學日的晚上，他也到了九龍灣會展中心，參加了母校小學 80 周年紀念大聚餐。

居港或海外真社同學，如有空或有機會回港，可以到以下所列地址看望翁達生同學：

黃大仙薔色園 可蔭護理安老院

黃大仙鳳德街 38 號，黃大仙薔色園社會服務大廈地下，電話：2321 5580。

（黃大仙地鐵站 A 出口）

註：翁達生同學的宿位在 2 字樓層